

语文
新课标
阅读丛书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Jane Eyre

简·爱

[英国] 夏洛蒂·勃朗特/著

一生必读的世界经典名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语文
新课标
阅读丛书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Jane Eyre

简·爱

[英国] 夏洛蒂·勃朗特/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5 重印)

ISBN 978-7-5387-1583-5

I. 简… II. 夏…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09)第 061691 号

简 爱

作 者 (英)夏洛蒂·勃朗特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11

电 话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5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常年法律顾问:戴松叶(举报电话 13501151303)



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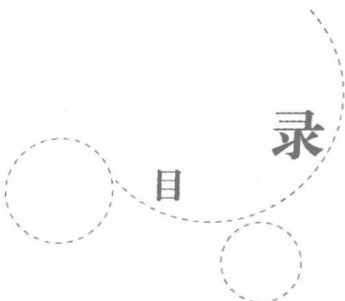
读



孤女简从小被舅舅收养，舅舅去世后舅母和其女儿对她百般虐待，寄人篱下的生活充满了辛酸和痛苦。只有使女白茜能带给她一丝温暖。为了摆脱简，舅母把她送到了劳渥德慈善学校，幸而在这里简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海伦·彭斯和谭波尔小姐。而简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刻苦的学习成长为这所学校的一名教师。枯燥乏味的生活使简决心走出劳渥德，她离开了学校，到桑菲尔德庄园去做贵族罗切斯特养女的家庭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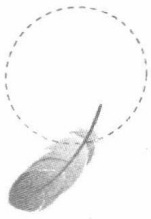
简的质朴善良和智慧得体的谈吐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心，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吸引使他们默默地相爱。然而在举行婚礼时，陌生人梅森的出现带给了简一个惊人的消息，罗切斯特已经有一个妻子。道德和自尊的力量使简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她必须要离开他。

简在极度痛苦中只身离去，在此期间，她意外地获得了远方未曾谋面的叔叔留给她的一笔遗产。当年轻有为，满怀宗教热情的圣约翰向她求婚，希望与自己一道去印度传教时，她才发现自己仍深爱着罗切斯特，她仿佛听到了罗切斯特的深情呼唤。爱情的召唤使她下定了决心——回到桑菲尔德。



录

目



简爱/1
寄人篱下/2
饱受欺凌/6
一线希望/10
忍无可忍/13
反抗/16
艰难的开始/20
益友/24
良师/28
痛失良友/32
家庭教师/37
罗切斯特先生/41
针锋相对/44

古怪的笑声/51
疑团/54
盛装舞会/58
乔装/65
神秘客人受伤了/73
试探/77
探病/81
原谅/84
爱情之花/88
真相/94
出走/102
寻找失落的幸福/119
苹果树/133

简爱

九年前，里德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魂归天国的。他的模样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不过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亲兄弟，他在我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时收养了我，而且在临终时也曾要求里德太太答应像对待亲生骨肉那样抚育我。也许里德太太认为她已经遵守了诺言，在我看来她确在养活着我——像对待房屋周围的草木一样。



寄人篱下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午后,按照惯例差不多又到了散步的时间,尽管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花园里逛了一个钟头。但是,现在看来例行的散步却要不得不取消了,因为自从吃午饭时起,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漫天乌云和滂沱大雨,人们早已经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呢?

这倒使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我一向不爱散步时走很长的路,特别是寒冷的下午。对我来说,在冬季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可怕,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不仅没人同情,还得挨白茜一顿责骂,真是烦透了;偏偏自己与伊丽莎、约翰和乔琪安娜相比又是那么瘦弱,不禁又平添一缕愁绪。

我的表兄妹伊丽莎、约翰和乔琪安娜这会儿都在他们盖茨海德府第的大厅里,正簇拥着他们的母亲围坐在温暖的火炉前。我的舅妈里德太太斜躺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看着她身边的这些心肝宝贝,他们这会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这的确让她感到很快活,尽管如此,她也是不会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即使在外人面前,她也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她总是说:

“简总是哭丧着脸,又不讲礼貌,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很遗憾,我不能让她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儿,除非她变得可爱起来。”

的确,她从来都不让我享有只给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乐趣,除非我确实像她所要求的那样,认认真真地努力培养一种更加随和和讨人喜欢的性情。

既然不能自讨没趣,我只好悄悄地溜进大厅隔壁的那间屋子。那里有个书架,装着许多各式各样的书。不一会儿,我就找出了几本插图很多的书。我爬上

书架旁的窗台，缩起脚，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好，尽量把自己藏在拉拢了的红色窗帘后面，以免被啰哩啰嗦的里德太太和不怀好意的表兄妹们看到。

一面翻看着放在膝头的书本中生动有趣的插图，一面眺望着窗外朦胧的雨景、参差的树林和湿润的草坪，一切都很美妙，让我领略到前所未有的快活。我什么都不必担心，也不必多想，只是希望没人来打扰我，坏了我的兴致。可偏偏就有人连这点自由和乐趣都不肯给我。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

“哇，那个死丫头野到哪儿去了？”是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唤我，然后他停了一下，他发觉屋里没人。

“她在什么鬼地方？”他喊道，“莉齐！乔琪！”他在喊他的姐妹们，“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出去淋雨了。这个坏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想，“但愿他别发现我躲藏的地方。”他自己倒是不会发现的，因为他既不眼尖，也不机灵。可是伊丽莎在门口一探头，立即说道：

“她在窗台上呢，准没错，约翰。”

我赶紧走出来，因为我一想到可能被约翰拖出去就浑身哆嗦。

“你有什么事？”我问道。

“应该说‘您有什么事，里德少爷？’”

这就是他的回答。“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大模大样地坐定，做了个手势，示意要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比我大四岁。按他的年龄，他长得太高太胖，黑黢黢的皮肤，显得很健康，圆盘大脸，四肢粗大。现在他本应该呆在学校里，可是他妈妈却硬是要把他接回来休养一两个月，还说什么“他身体欠佳”。其实据他的教师说，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是贪吃的结果。可是做母亲的不愿听这么刺耳的意见，她宁愿相信这是他用功过度和想家所致。

约翰对他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对我更是怀有恶感。他欺侮我、虐待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两回，而且经常如此。他欺侮我时没有人维护我。仆人们可不愿意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呢，好像从来看不见他打我，也从来听不见他骂我，虽然他常常当着她的面既打我又骂我。不过，他背着

她打骂我的次数就更多了。

我听惯了约翰·里德的责骂,从来不想还口。我所关心的是,怎样忍受那谩骂之后必然随之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做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口,取来了书。

“谁允许你这样做了?竟敢乱翻我们家的书架,知不知道我们很讨厌你?你老爸老妈可没给你留下一文钱,要不是我们可怜你、收留你,你早就当乞丐了。而你不仅不知感激,竟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现在该由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喂,站到门边去,离那镜子和玻璃窗远点儿。”

我起初还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只好照着他的话做了。可是当我看见他举起书,拿稳了,站起身要朝我掷过来时,我才惊叫着往旁边躲闪。然而,已经来不及了,那本厚书飞过来,正好砸在我身上。我跌倒在地,头撞在门上磕破了,伤口流着血,疼得很厉害。我的恐惧和愤怒已经超出我所能忍受的顶点,使我一下子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都抛在了脑后。

“你这个恶毒、残酷的坏蛋!”我大声喊叫着,“你像个杀人犯——你像个奴隶贩子——你就像古罗马的暴君!”

“什么?什么?你竟敢对我讲这种话?伊丽莎,乔琪安娜,你们听见她的话没有?我得去告诉妈妈!不过我要先——”

约翰气急败坏地朝我直扑过来。我觉得他揪住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已经把我当作一个危险的东西来对付了,而我看他真像一个杀人犯。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流下来,流到脖颈上,霎时间疼痛压倒了恐惧。我发疯似地和他对打起来。我记不清我究竟用手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他骂我:“耗子!耗子!”还大声哭叫。他的帮手近在咫尺,他的姐妹早跑上楼去叫里德太太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们的话:

“啊呀!啊呀!多狠毒呵,居然敢那样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这样坏的脾气!”

这时里德太太命令道：

“把她拖进红房子里关起来。”

我一路上反抗着。这在我可说是空前未有的举动，可这样一来却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对我的恶感。

“抓住她的胳膊，她简直像只疯猫。”

“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太太的使女说道，“多骇人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年轻的绅士，打起你的恩人来了！居然打你的小主人！”

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把我按在椅子上。我开始像只弹簧似地蹦起来，她们的两双手不住地把我按回去。

“你要是不乖乖地坐着，就得把你绑起来。”白茜说道，“阿葆特小姐，请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我的那根她一挣就会挣断。”

白茜接着她的话茬冲着我说：

“你该放明白些，小姐，你该对里德太太感恩才对，是她在养活你。要是她把你撵出去，谁来管你？”

听了这话，我无言以对。这些话对我说来并不新鲜。以前我听过不少类似的指桑骂槐的暗示，叫人觉得非常痛心、非常难堪，但又似懂非懂。阿葆特小姐也随声附和道：

“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块儿抚养长大，你可不该因此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地位相等了。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而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

她们走了，关上门，随手上了锁。

智慧小语

在不经意间失去的，你还可以重新去争取；丢掉了爱心，你可以在春天中寻觅；丢掉了意志，你要在冬天重新磨砺。

饱受欺凌

红房子是一个方方大大的房间，里面陈设着深色木家具，铺着一张红色厚地毯，有一张巨大的床，屋里的红色窗帘永远遮住窗户。屋里很冷，因为里边难得生火；它也很静，因为离婴儿室和厨房都很远；庄严肃穆，因为很少有人进来。九年前，里德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魂归天国的。他的模样我已记不大清楚了，不过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亲兄弟，他在我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时收养了我，而且在临终时也曾要求里德太太答应像对待亲生骨肉那样抚育我。也许里德太太认为她已经遵守了诺言，在我看来她确在养活着我——像对待房屋周围的草木一样。是呵，对一个外来者——在丈夫死后更与她毫不相干的人，她又怎么可能真心喜欢呢？对一个不是发自内心却又被诺言约束着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件叫人厌烦的事。

当然，我毫不怀疑——倘若我的舅舅里德先生还健在，他们肯定是对我好的，更不用说遭受如此的虐待了。呵，那窗外跳动着的亮光，该不会是里德先生不安的英灵在注视着我吧？这些可恶的人哪，怎么忍心让可怜的里德先生在阴间的灵魂也得不到一丝的安宁呢？一想到灵魂的事，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把挡在眼前的发梢向后拢了拢，抬起头来，竭力打消心中恐怖的怪念头，担忧起自己目前的处境来。我开始盘算采取什么方法逃脱这困境——比如说永远不吃不喝，听任自己渴死饿死——听起来这么做很荒唐，还不如设法离家出走的好。

我不能肯定她们是否真的把门锁上了。我打定主意，慢慢站起身来，摸索到



门跟前试着想打开它，赶紧逃出这可怕的屋子，我并不想在这里与舅舅的鬼魂相遇。天哪！真锁上了！从来没有哪个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牢固。跟随着失望而来的是无形的恐惧，我感到好像有什么阴冷的东西正在向我袭来，我觉得压抑，透不过气来，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被打倒，磕破了头，现在头还在疼，血还在流。约翰无缘无故打我，却没有人责备他。不公平！不公平啊！我不由自主地拼命大喊大叫起来。

忽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多半是有人穿过草坪手中的灯笼发出的光。我冲到门口，拼命地摇锁。外边过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钥匙一转，白茜和阿葆特走进来。

“爱小姐，你病了吗？”白茜说。

“多可怕的声音！一直刺透我的心！”阿葆特嚷道。

“带我出去！让我回婴儿室去！”我大声喊叫，抓住白茜的一只手。

“她是故意大喊大叫的，”阿葆特带着几分嫌恶的神气断言道，“叫得真难听！如果她痛的要命，还情有可原，可她只是想把我们叫到这儿来罢了。我看透了她那套鬼把戏。”

“这都是怎么回事呀？”又有一个声音严厉地问道，是里德太太从过道上走来了，“阿葆特、白茜，我记得吩咐过你们，要把简·爱关在红房子里，直到我亲自来看她。”

白茜和阿葆特就这样被支走了。里德太太见我发疯似地哭泣，很不耐烦，二话不说便猛然把我推回去，锁上了门。我听她大踏步地走开了。她走后不久，我的脑袋好像旋转起来，我昏倒在地上。

我记得，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仿佛刚刚做过一场极其恐怖的噩梦。我看见面前有一团烈火，中央横过一根又粗又大的黑色桥梁。我还听见有人说话，那声音是空洞洞的，疑惧和恐怖弄得我神志恍惚。不久，我觉察到有人把我抱起来，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小心地扶过我。我把头靠在枕头或他的手臂上，觉得很舒服。

又过了五分钟，迷惘的烟云消散了。我很清楚，我是躺在自己的床上，那团



火是婴儿室里的炉火。现在是半夜，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白茜站在床脚上，手里端着一盆水。一位绅士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正低着头看我。

我知道屋里有个陌生人，他既不是盖茨海德府上的人，和里德太太也没任何关系。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觉得自己得到了保护，安全了。我的目光离开白茜，转过去仔细打量那位绅士的脸。我认识他，他就是开药房的劳埃德先生，有时候佣人生了病，里德太太就请他来。她自己或孩子们生病时，请的却是另外的医生。

“瞧，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他的名字，同时朝他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你不久就会好的。”随后，他嘱咐白茜要多加小心，夜里千万不能惊扰我。接着他又嘱咐了我几句，并表示明天还要来，然后就走了。我感到这屋子陡然间黯淡了许多，心情不禁又变得沉重起来。

我虽然觉得身体很虚弱，但我知道这并不会要了我的命，真正致命的是我深深地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灵痛苦，当我再次面对眼前这些熟悉的人和物时，不可名状的悲伤又在我的心头漾起。

也许是出于怜悯，或者认为我已不久于人世吧，白茜在与我说话时不仅不再粗声粗气，而且也变得殷勤礼貌了。这虽然让我多少有些感到受宠若惊，但我还是因此感到快活了不少。

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才从虚弱的昏睡中醒来，挣扎着坐到了壁炉边。我听到里德家的孩子们出门的声音，不禁觉得有些高兴。白茜一边帮我收拾散落的玩具、整理床褥，一边对我说上一两句亲切体贴的话，还为我拿来精心制作的果酱馅饼——过去就连看一眼的权力都是没有的。这种宁静与温馨，对一个饱受折磨的人来说差不多该是天堂了吧，但这一切在我看来只是徒劳的恩惠，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抚平我受伤很深的心灵，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就好像其他许多日夜想却屡屡破灭的期望一样。

白茜帮我拿来平时最爱看的《格里佛游记》，这本书我曾一遍又一遍津津有



味地仔细读过,伴我度过许多枯燥无味的时光。但在此刻,那些奇妙的插图不再具有以往从未落空过的魅力,变得怪诞而乏味起来。我只好把书合上,放在未尝一口的馅饼旁边。这时,白茜在一边又哼起了她那熟悉的歌谣,尽管她的声音仍像过去一样甜美动听,我却发现它的调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泪水不自禁地滑落下来。

智慧小语

如果我们做与不做都会有人笑,如果做不好与做得好还会有人笑,那么我们索性就做得更好,来给人笑吧!



一线希望

午饭前,劳埃德先生又来了。他问了我一些有关身体状况方面的问题,还打趣我说我之所以落泪是因为没能跟里德太太他们一块坐马车出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伤我的自尊,所以不得不对这位好心人的玩笑话进行了断然的反驳:

“我从来就没在为这样的事哭过,我很讨厌坐马车出门。我是因为自己的不幸才哭的。”

好心的劳埃德药剂师对我的反驳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他用他那双很小却十分有神的眼睛和蔼可亲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昨天怎么病倒的?”

“她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白茜赶忙插进来说了一句。

“她这么大了,连路都不会走?奇怪!”劳埃德先生晃着脑袋嘀咕了一声。

白茜的谎言再一次伤及我可怜的自尊心,我冒冒失失地脱口为自己分辩道:

“我是被人打倒的!但我生病并不是因为这个!”

趁着开饭铃声大响的机会,劳埃德先生说是要对我进行单独开导,便将白茜打发走了。然后,他问我: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被关在这有鬼的屋子里,直到天黑!”

“哦,哈哈,原来你是怕鬼!”

“不,不仅是这些,我……我不高兴……还有其他的事……”

“其他什么事?能说给我听听吗?”

这是个一下子难以说清的问题，我多么想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全都告诉这位好心的先生，可又从何说起呢？我只好设法作了个尽管有些贫乏但又不失真实的回答：

“一方面我的父母早已双亡，一方面我又没有兄弟姐妹。”

“你不认为你有一位善良的舅妈和表兄弟姐妹吗？”

“表兄约翰·里德把我打倒在地，而我的舅妈却把我关进了红房子。”

“哦，但是，你不认为能够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是很幸运的吗？”

“可是，先生，这儿不是我的家，阿葆特说我连她们这些佣人都不如。”

“唉，孩子，你总不至于想离开这么好的地方吧？”

“如果有其他可去的地方，我会很高兴地离开这里的。不过，在我长大成人之前是不可能的。”

“也许你可以，谁知道呢？你没有其他的亲戚了吗？”

“我舅妈说即使有也都是些穷要饭的，可我不愿意做个穷人。”在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并不知道世上有许多辛勤劳动却依然过着穷困生活、值得尊敬的人存在，而总是把贫穷看成堕落无知的同义词，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无知的偏见，因为劳埃德先生虽然贫穷却比我的舅妈更值得我敬重。

“那么，你愿意上学吗？”劳埃德先生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当然愿意。”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但听白茜说，在那里可以学到本事、变得有教养。我觉得上学确是一件十分吸引人的事，而且那将意味着一次长途旅行，完全离开让我伤心绝望的盖茨海德府，进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生活。经过这么一番计较，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好吧，好吧，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呢？”劳埃德先生站起身来，“在走之前，我想与里德太太谈谈。”说着便在刚好进门的白茜的引领下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白茜和阿葆特守候在红房子的婴儿室里做针线。她们以为我睡着了，便不顾忌地闲聊起来。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劳埃德先生想说服里德太太送我去上学。也正是这时候，从阿葆特对白茜讲的一些话中间，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是个穷牧师，我母亲不顾朋友的反对跟他结了婚。我外祖父见她不听活，一气之下临终时没给她留下任何遗产。我父母结婚一年以后，我父亲在访问